

西北特區特寫

西北特區特寫

目錄

頁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Nym Wales (一)

中國西北新社會……………Edgar Snow (一四)

一 建設綱領和一般組織

二 怎樣動員民衆和得到他們的擁護

三 土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

四 合作運動和文化生活

目錄

西北特區雜寫..... (三〇)

陝北文藝運動的建立..... L. Insua (三四)

一 從文藝俱樂部說起

二 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

三 陝北文藝運動的回顧和瞻望

陝北的戲劇運動..... L. Insua (六二)

一 中國人民抗日劇社

二 西安學生的戲劇公演

三 「炭礦夫」與「祕密」的公演

編輯後記..... (九五)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 *Nym Wales*

延安是那流動的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這一個位置在陝北的古城，它的歷史陳蹟本來就很有趣味，但當然是從來沒有像目前所遭遇的一切那麼地奇怪的。因為在延安，在這平凡的歷史過程中，正演進着一件很平凡的事——全世界第二個穩固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從事於人類社會罕見的十年苦鬥、犧牲了百萬人的生命以後，竟然爲了抗敵救國，自動地把蘇維埃名字取消了。

我現在是在延安的一間小房間裏寫這篇文章。目前，延安縣正在舉行着中國空前未有的第一次的民主選舉。這一個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要到十月底才結束。當所有西北各蘇區的選舉結束以後，中國的蘇維埃即將撤銷，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將改稱爲「陝甘寧三省邊區」了。

我偶然從那紙的窗格的破孔中望到天井裏，看見那位從秘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正在很小心地用手指撫摸着他新備的國民革命軍的帽子，磨擦着那青白色的斑斑徽章。很顯然地，他是在追念着他那破碎的舊的布質的「紅星」，那是從江西長征以來他一直備帶着的。當這顆紅星破碎得不能辨認的時候，他總是自己把它補好。但是，這裏已不能再看見紅星了。即使是朱德，也戴着國民革命軍的帽子。史沫特萊也一樣。整個中國紅軍現都穿着由南京發下的國民革命軍制服。紅軍的名稱也不再存在，他們已成爲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一支軍隊、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了。

數日前，我曾問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毛澤東：當和日軍作戰時，紅軍是否把紅旗和國旗並舉。他的答覆是：「不，當我們更換了制服以後，當然也必須更換我們的旗幟。」

從表面看來，現在是無法把中國紅軍和過去的國民黨的敵軍分別出來的。他們在過去，曾在中國的一半省份中喊過蔣介石崩潰和死亡的口號，但現在却很愉快地接受了蔣的抗日命令。這是一種很有趣的政治現象。這一支十萬人左右的革命軍隊，爲謀在

中國建立蘇維埃，曾作過血的奮鬥，而奮鬥的年份已恰當蘇聯歷史的一半。十年以來，它的基本隊伍幾乎每一天都在和由國民黨制服所代表的一切東西相戰鬥，而這一種制服正是他們現在穿在身上的。這支軍隊是完全建築在軍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的；但現在正接受着共產黨的命令，在這一次抗日戰爭中支持那統治階級，雖然他們的家屬大多數是被那統治階級所殺戮的。現在，這一支十萬人的軍隊，正很馴服地接受着共產黨所頒發的這一個命令，一點也不表示反抗。這種情勢怎麼會可能的呢？自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我們就不難了解這種情勢；但整個問題却在兩年以前早已決定了。當我在五月裏抵達延安時，這種變動就已迫在眉睫了。這原因是：共產黨統治人民大眾的權力是很爲鉅大的；但這一種紀律的養成，是因爲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以來，共產黨曾爲了使人民大眾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從事了極普遍的教育工作。

這是不是放棄蘇維埃的勝利呢？這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們的失敗或者是他們的一種戰略呢？延安的人們，並不抱着上述的見解；他們是以很理智的、根據事實的眼光來

觀察這一個問題的。他們接受這一種變革，是因為他們認它爲一種歷史的必然，是尚未完成的中國革命的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他們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從土地革命進至反侵略革命的階段。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可以引述被當做中國的列寧的毛澤東氏的意見。譬如他在五月裏向共產黨大會的演說中稱：「我們擁護革命變質的理論。民主革命將變成爲社會主義。在這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包括着好幾個階段，但這些階段都是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之下，而並不是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之下的。……我們不是托洛斯基者，不是半托洛斯基者，也不是李立三主義者。我們主張「革命的變質」，而並不像托洛斯基者的所謂「不斷的革命。」我們是爲了通過民主共和國各必要階段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奮鬥着。」

有許多人認爲這一種變革是「退一步進二步」的辦法。

托洛斯基派認中國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的階段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階段。他們很

強烈地指摘共產黨的和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的政策謂：「這是小資產階級農民軍隊在欺騙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替蘇聯在中亞細亞的前線擔任着防衛工作。」

而其它托洛斯基派人士的意見却正和這相反，他們的批評是：「他們（指共產黨幹部派——譯者）早就不應該在一九二七年時企圖建立蘇維埃；至少，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時就應該放棄這一種企圖了。他們不該欺騙無產階級至這許多年。」

但是，我沒有在這裏作理論上的討論的必要，我祇是適逢其會地隨便寫一點罷了。這時，我就走進天井中去，預備去探詢一些問題。在這小小的石砌的山谷中，發着來復鎗射擊的回聲，戰鬥員們正在試射着他們的鎗械，準備到前線去服務。在牆的那邊，可聽到正在開着什麼會，或是在唱着保衛瑪德里的聲音。在我們這庭園中，組織部正在掘挖着防空地窟，以防備日機的襲擊。幾天前，曾有二架日機來偵察，隨後又來了五架。有三位孩子兵，他們是被稱做「小鬼」的，正坐在高泥堆上，像喜鵲一般喋喋不休地談着他們從四川和甘肅的家鄉出發長征時，路上碰到空襲的種種冒險經過。

有一位正在掘防空地窟的、過去是紅軍的戰鬥員——紅軍從來不用「兵士」這名稱的，——身上穿的是一條畫着米老鼠的短褲。

在這圍着大的圍牆的庭園中的一個房間門前，坐着許多從北平各大學來的避難學生，他們就都穿着日本貨的網球鞋，跑着好許多哩的路才到這裏。他們正在讀着新中華報紙上的關於上海和華北的戰事消息，這一張報在不久以前的名稱是紅色中華。自六個月以前這裏宣佈了新的政策以後，有好幾百位資產階級的非黨員青年男女都到這裏來加入曾被稱爲「紅軍大學」的「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來受訓練。我曾聽得說，在情勢改變以後，白區裏的黨員數目已激增了十倍。

對內贊同民主政治，對外從事抗日戰爭，這三點就足以說明他們所以要放棄蘇維埃而無遺憾的原因。日本的侵略，使中國的任何一種革命感受威脅，而特別當然是對共產黨員們。同時，日本經濟陣壘的擴張，它們的勢力甚至侵入到那些古舊落後的省份裏去，在那裏，甚至像牙刷、皮鞋、鏡子、木梳，以及其它紅軍們日用的小東西和畫着米老鼠

的亞麻木襯衫等都是日本貨。原因是紅軍們對每樣東西都喜歡「摩登」。

我跑到了那位祕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的面前去，中斷了他對於「紅星」的沉思，我問他對於蘇維埃的變革有什麼感想。自然，他是曉得一切的答案的。他在祕密警察局裏曾受過特殊的政治訓練。但我必須說明，這裏現在已不再有祕密警察局了，他們都已改編成保安隊，正和中國其它各地保安隊的名稱一樣。所有赤衛軍和游擊部隊，也都被編入保安隊中去了。

這位護衛很謙虛地回答我說：「在目前的危機中，我們必須擁護中國的統一，以求和日本的作戰能獲得最後勝利。在這樣的時期，我們不能有二個代表不同階級的政府的存在，所以我們非放棄各種形式的蘇維埃權力不可。日本的侵略已強使國民黨恢復了革命的傾向，所以我們能夠和它合作了。」

我會把這同樣的問題問過許多人，他們的回覆都如出一轍。

當我和臨時中央蘇維埃政府的主席董必武氏談話時，曾問起他關於蘇區中民衆

的態度。他很坦白地回答說：「所有的民衆都更喜歡原來的蘇維埃，這對於他們是簡單而舒適。地主們或將更喜歡新的民主政治，但是留在這裏的地主人數很少。當我們想允許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時，發覺了相當的困難。民衆們不明白爲什麼有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的必要。農民們更擔心他們的土地會因此而重行歸還給地主。在陝北甘露縣，就有二個區域的民衆不願給地主以投票權利，這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但是，大體上說來，民衆們都很爽快地放棄了蘇維埃。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認它所做的都是在替民衆們着想。可是，他們不能明瞭：這種複雜的變革究竟有什麼必要。也有少數人不能明瞭這種變革對他們究竟有怎樣的好處。」

我也曾把這個問題問冀豫贛蘇維埃（那裏約莫仍舊有一萬多民衆）副主席鄧鳳（譯音），他的回答也差不多：「民衆們不能很清楚地了解這一種變革的必要，但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並決意服從蘇維埃政府的任何決定。」

他補充着說：「我們這區裏的若干地主們已經寫信給蘇維埃政府，要求重返故居。」

的特許。」

在新的選舉中，除了少數因不滿十六歲、精神缺陷或犯罪者按法律不得參加外，都有普遍的選舉權。在過去蘇維埃制度內，地主和資本家們不得參加選舉，但現在却有着同樣充份的權利。各黨各派都有權公開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並為他們的政策從事宣傳，以和共產黨相競爭。但迄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其它的黨能使它自己享受這一種機會。大多數被選出的代表都是共產黨員。比如說，在延安縣的北區，被選出的一百〇九個人中，就有八十個是共產黨員，其中十五個是女的。在若干場合中，地主們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組織了一種運動，但據董必武說，到目前為止，因為人民大眾們的反對，這些企圖都失敗了。選舉的方法有用舉手表示的。原來計劃採取祕密書面投票制，但因為許多人的不識字，所以無法實行。

共產黨在他們的區域裏所採取的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很特殊的。據董必武對我說：「這稍為有些像法國的代表制度，但它並不模倣任何別的国家，而祇是由於地方上的

特殊需要而自然發展起來的。事實上，這是一種新的試驗。各村落的代表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在八月裏完成。隨即由各村落選出的代表舉行區代表選舉，由區代表選舉縣代表，然後，由縣代表中選出可以參加「陝甘甯邊區」全區大會的代表。選舉的比例是：鄉每二十個選舉者舉出一個代表；區每五十舉一縣，每二百舉一，然後每一千五百的縣代表中選出一人參加全區大會。據董必武稱：該「陝甘寧邊區」大會至少將有五百人參加。大會將選出邊區的行政長官一人，然後由南京政府任命之。該大會有完全的立法權，爲三省邊區的統治機關。

當作者寫本文時，選舉尚在進行中，預料當可於十月底結束。因爲連日大雨，交通阻斷，故尚無一般數字可資統計；但據董必武的估計，在有選舉權的民衆中總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人參加投票。祇有年老的和婦女們才對新政府不大感到興趣。

在十年以前開始的中華蘇維埃的這一章史詩，就這樣結束了。「蘇維埃」的口號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南京事變以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中決定的。第

一個蘇維埃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成立於廣東海陸豐，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九日結束。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公社成立，但三日內即被毀。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爲止，他們專門從事於暴動和游擊戰。從一九三〇年六月至是年年底爲止，李立三的盲動政策真是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在那時期中，紅軍企圖奪獲大的城市，但沒有成功。自李立三路線被清算以後，地方蘇維埃即有迅速的發展。一九三一年成爲了割時期的一年：游擊部隊改做紅軍的正規部隊，游擊區域改做蘇維埃。自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蘇維埃選舉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舉行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一時期中，蘇維埃權力有長足的增加。在這時候，所有蘇區裏的民衆達九百萬人，單單江西一省就有二百五十萬人。

蔣介石在最初四次的大圍剿失敗以後，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圍剿時獲得了成功，強使共產黨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蘇維埃，使紅軍不得不實行向北方長征。這次長征費了一年功夫才告一段落。放棄「蘇維埃」的決定是在八月一日宣言中發表的，但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談判條件。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聯合陣

線的運動很少發展。共產黨亟謀和國民黨及蔣介石合作；這次西安事變的得以和平解決，幾乎全靠共產黨斡旋的力量。在此以後，談判即在暗中進行，但最後的協定是直到抗日戰事發動以後才成立的。八月初，紅軍接奉命令，同正規的國家軍隊一樣，開發赴前線。爲代替過去的蘇維埃政綱起見，共產黨提出了十大政綱，希望和國民黨共同合作以謀實現。

- (一)發動全國力量決心抗日，逐出日本帝國主義至國境以外；
- (二)停止一切對日外交談判，反對南京政府的妥協及動搖態度；
- (三)動員全國軍隊開赴前線抗戰；
- (四)動員全體民衆參加對日抗戰，予人民以愛國活動及武裝的自由；
- (五)組織一容納各黨各派的國防政府，肅清漢奸並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
- (六)建立抗日外交政策，與蘇聯締結軍事協定，並與英、美、法締結太平洋反日協定；
- (七)採取抗日財政政策，該政策的原則爲：凡有錢者都應捐助國家，日本帝國主義

的財產則一律予以沒收。同時實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經濟政策。

(八)增進並改善人民的生活，取消不合理的附加稅，減低賦稅及地租；

(九)發展抗日國防教育；

(十)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組織一全國聯合陣線，以與日本抗戰。

毛澤東並對上述各點加以補充說：「這是我們抗日的政綱，我們已把這十點送交南京，請求政府與以接受。假如這十點得以實現，我們必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即趨於滅亡。」

(美·Asia)月號(步溪譯)

中國西北新社會

Edgar Snow

一 建設綱領和一般組織

一般概況——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南部所曾表顯的成績如何，單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情形而論，確實可算是實行了農村社會的平等。這種情形在經濟方面表顯得最爲顯著。但是，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部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還不夠充份，而物質條件的種種限制更是隨處可見。在這區域裏，機器工業簡直是談不到；較之中國東部所受的工業化的影響，真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種種經濟方面的腐蝕情形，足以反映若干半工業化城市的經濟變革。但在西北，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耕種和畜牧。數世紀來，它的文化都汪停滯狀態中。但紅軍本身則確實是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產物。隨着紅